

## 春天,红嘴鸥 把精彩留给了乌海

——写在乌海建市50周年之际

王建民

春天,红嘴鸥成群结伴飞落乌海;  
春天,红嘴鸥给乌海带来了暖意;  
春天,红嘴鸥激活乌海一湖春水;  
春天,红嘴鸥给乌海带来了灵动;  
春天,红嘴鸥与乌海人深情缠绵;  
春天,红嘴鸥翱翔在游人的天空;  
春天,红嘴鸥给人们带来了欢畅;  
春天,红嘴鸥把精彩留给了乌海!  
春天,红嘴鸥是乌海最美的风景!  
春天,红嘴鸥飞进你我他的世界!  
春天,一鸟一水一沙一绿一生态!  
春天,一鸟一海一荒一荣一变迁!  
春天,一山一湖一河一城一发展!  
春天,一人一众一前一后兴万代!  
春天,魅力乌海将演绎更多精彩!

## 很好的自己

温治学

揉碎了多少  
黑与白时光  
抛出去,上面是星辰  
下面是红尘  
本想长成一株小草  
依偎辽阔草原  
草原说:  
走吧,你不是应该的模样  
本想长成一棵大树  
成为浩瀚林海  
森林说:  
走吧,这里阳光是有份额的  
本想拥抱浩瀚大海  
大海说:  
我深不见底 风云莫测  
惊涛骇浪会把你撕成碎片  
本想蹬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 
崎岖狭窄 熙熙攘攘  
前行者,挡住了我的眼睛  
后来者,推搡着我靠边……  
终于  
我成为现在的模样:  
是梭梭林 属于荒野  
是灌木丛 被栋梁们鄙视  
是孤舟 夜色中悄悄泊在浅湾  
是旁观者 落寞中冷眼南来北往……  
终于,我成为现在的模样

## 乌海纪事（组诗）

水刃

### 在乌海想起五十年

那些年,风先于人抵达  
在黄河拐弯处  
一遍遍试这方土地的深浅  
后来的人,带着异乡的口音  
把帐篷扎进沙里  
梦里还点着家乡的灯火  
五十个春天过去  
沙已退到更远的沙里  
而人,把根扎进石头  
开出花来  
一种叫“乌海”的花  
花瓣上刻着  
四海的名字

### 乌金

煤在地下  
睡了太久  
梦见自己被叫作“乌金”  
醒来时  
已在炉火里  
其实它更喜欢  
另一个名字——光  
只是光太轻了  
需要一块煤的重量  
才能让一整个城市  
在黑夜  
稳稳地亮着

### 黄河过乌海

黄河到了这里  
忽然慢下来  
像一个远行者  
遇见了想见的人  
它把带来的泥沙  
轻轻放下  
堆成一座山  
让人站在上面  
能望见来路  
也能望见去路



我登上了北京开往乌海的D字头列车,倚靠在宽敞舒适的软座上,眼望车窗外风驰电掣般退向远方的山川原野,心中百感交集。四十多年前回家探亲的情景如同滚动的电影胶片,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1984年春节前夕,我接到妻子生病的电报,急匆匆从通辽出发往家赶。买不到座位票,我在满满登登的硬座车厢地板上艰难熬了十多个小时。即便如此,列车仍无法直达,我在北京车站拥挤的售票口办完中转签字后,抠抠搜搜摸出十元钱,在一家气味欠佳的澡堂中勉强眯

了半宿。

第二天下午,我登上了北京开往银川的客车。还未进车厢,便真正尝到了比草原列车乘客还要多的滋味——如果说从通辽到北京还勉强有一点“立足”之地,这里则连站立的空间都没有。过道里人贴着人,挤得喘不过气来,只能来回倒替着单脚支撑。

火车到站,门一开,就不停有人往上游。列车运行似乎也格外慢,像老牛拉车,走了十多个小时还没驶出山西。我的两腿开始发胀,渐渐由胀转疼,又过了不知多久便没什么知觉了。车厢的行李架上、座椅下面都有人,我于是也盘腿摸起来,趁车到大同站时有人下车,找了个座椅底下钻了进去。

又黑又矮的座位底下,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,饭渣、烟蒂随处可见,但我顾不了这些。比起十几个小时的站立之苦,这又算得了什么?正当我迷迷糊糊将要睡着时,突然觉得身下湿

常胜

漉漉的,原来是有小孩尿在了车厢里。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妇女急得团团转:“哎呀,咋就尿了,座位下面还躺着人哪!这可咋办!”还能咋办呢?在这种像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车厢里,我能怨孩子吗?好在我随身揣了几张报纸,赶紧铺在湿的地方。就这样,带着浑身的疲倦和浑浊的气味,我又咬着牙躺了下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忽然听到有人喊“乌海站到了”,我如蒙大赦,浑身无力地爬起来,拖着疼痛的双脚和酸困的身子,急不可耐地冲出车厢,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:“总算熬出来了!”但其实也只熬了一大半儿,从乌海站到我所住的公乌素矿区,还有五十多公里。

那时,从乌海火车站到公乌素矿区,每天下午只有两趟公共汽车。我下火车时已是黄昏时分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最后一班车。汽车里也是一样拥挤。由于是末班车,车内早已座无虚席,过道里站着的人更是前胸贴后背。车还

没开动,人们就热得满头大汗。中途又遇到了一段砂石路,坑坑洼洼、高低不平,汽车在上面左右颠簸、上下摇晃,显得人晕头转向。

我生怕这破车坏在路上,但怕什么来什么。汽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后,不知怎的突然歪进了一个雪窝里抛锚了。我的心一下子跌入冰窖……

正当我沉浸在似梦非梦的回忆中时,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甜润清脆的女声:“各位旅客,乌海站到了!”啊!竟然已经到了吗?我看了看表,心中惊叹,这还不到五个小时。而过去乘坐草原列车,足足需要走二十个小时!再次回想过去,看看今天,变化真是天翻地覆。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,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多少便利啊!

我站在火车站前,看着站台上往来穿梭的接站车辆,心中对蒸蒸日上家乡充满了由衷的赞美。

## 春分食椿芽

高英

又到了青梅如豆、柳叶如眉、杨花扑面、油菜花开的春分时节。枯寂了一冬的香椿树也应时而动,在雨雾风光中吐出肥嫩的新芽,如一支支饱蘸春色的毛笔,在枝头晕染出一簇簇紫红色的“花儿”来。

小时候,香椿树的枝头一冒芽,我们便急不可耐地提着小竹篮漫山遍野寻找香椿树采椿芽了。椿芽质地嫩脆,香味浓郁,怎么做都好吃。

椿芽的吃法很多。椿芽炒鸡蛋便是不错的选择。将嫩绿的香椿芽切碎,掺入金黄的蛋液中搅拌均匀,调味,热锅加油,将蛋液倒入锅中煎至金黄,装盘,齿颊留香的椿芽炒鸡蛋就做好了。

香椿拌豆腐也是不二之选。清代诗人兼美食家袁枚在其《随园食单》中就记载了这一吃法,称其“到处有之,嗜者尤众”。汪曾祺先生在其散文《豆腐》中这样描述:“香椿拌豆腐,是拌豆腐里的上品。嫩香椿头……入开水稍烫,梗叶转为碧绿,捞出,揉以细盐,候冷,切为碎末,与豆腐同拌,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。”

油炸香椿芽同样受欢迎。将焯水后的椿芽滤干水分备用,在盆里加入适量面粉,打入鸡蛋,加水搅拌均匀,加盐、五香粉调味。热锅加油,将油烧至七成热时,将裹满面糊的椿芽,放入油锅炸制,待颜色金黄捞出。咬上一口,酥脆浓香。那味道,简直不要太好吃!

把焯过水的椿芽晒干,充作蒸肉的垫菜,堪称绝配。有了这道菜佐餐,保你多吃一碗米饭。还有人把椿芽腌渍了吃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国香椿栽培历史悠久,汉代就有食椿芽的习俗。传说刘邦兵败到山藏路避难,饥肠辘辘的他向山民讨要吃食,山民便从树上掰下椿芽做菜。刘邦吃了觉得味道妙不可言,遂感叹道:“但愿香椿长春。”香椿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。康有为也曾写诗赞道:“山珍榧肥身无花,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,食之竟月齿齿颊。”诗歌不仅生动地描写了香椿的形态,还巧妙地引用了“汉王愿”的典故,尽显香椿芽令人难忘的鲜美味道。

用香椿芽招待客人,能很好地表达主人的诚心与美意。“抱孙探雀舟,留客剪春芽。”李肇的这联诗堪与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媲美。香椿芽是春天赐予我们的美味,不可辜负!采椿芽要抢抓时机,一般在谷雨之前,故有“雨前椿芽嫩如丝,雨后椿芽生木质”之说。

椿芽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、胡萝卜素及多种微量元素,不仅营养丰富,口感香醇,还有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,可健脾开胃、清热利湿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香椿叶苦、温,煮水洗疮疥风疽,消风去毒”。不过,香椿属“发物”,过敏体质或慢性病患者慎食。

香椿古称大椿,有长寿之意。庄子《逍遥游》曰:“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。”古人用“椿”比喻父亲,用“萱”指代母亲,二者结合有父母健康长寿之意,如“椿萱并茂”,即表达对父母的祝福。

春分到,又到了吃椿芽的最佳时节。愿我们在享受春天的馈赠的同时,也细细品味其深刻的文化内涵,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。



## 老刘其人（小小说）

落尘

收费,这次怎么又要钱?”还有人说:“反正也就二十块,买杯奶茶就没了,交了吧。”

大家便都默认了。毕竟,谁会为了二十块钱去较真呢?

可老刘较真了。

他先跑去物业公司办公室要查采购合同。物业公司经理支支吾吾拿不出来,只说是公司规定。老刘没吵没闹,揣着一张新卡回了家。第二天,他又空着手出现在物业办公室,在办公桌前,他掏出一张被体温焐热的门禁卡,轻轻搁在桌上。

“经理,你看。”老刘推了推鼻梁上那副厚重的眼镜,声音不大,却像钉子一样往人耳朵里钻,“这卡,是国产的通用款。我跑了电子市场,还问了做印刷的朋友,连带封装加工,一张五块钱,多办还能便宜。你们收二十块,这中间的差价,是给谁买奶茶喝了?”

物业经理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,结结巴巴地说着“系统集成费”“技术服务费”,想用

## 春绿寸寸深

张宏宇

春日。那时,我跟着外婆在菜园里劳作。她弯着腰,用铲子挖好一个个小坑,小心翼翼地将菜苗栽种进去,再用掌心轻轻压实周围的泥土。温暖的阳光洒在园子里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我蹲在一旁看得入迷,忍不住问:“外婆,这些菜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?”祖母直起身,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望着那片新绿轻声说道:“别着急,你每天看着,它们就会悄悄长,一点一点地长大,日子就是这样慢慢过的。”

如今,我居住在城市角落里的小院中,看着满眼的绿色,才突然明白了外婆那句话的含义。原来,春天的绿色是这样“一寸一寸加深”的。它不吵闹,不急躁,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,一点一点积累,一寸一寸扩展。墙角的青苔,今天比昨天又绿了一些;兰草的叶子,清晨比黄昏又长高了一点。如果不静下心来仔细观察,根本发现不了这些变化。但过几天再回头看,它已经变成一片蓬勃的、不容忽视的绿色,把整个世界都染透了。

生活不正是如此吗?许多事情起初都像墙角若隐若现的嫩芽,或是泥土中怯生生的两片新叶。我们总盼望着它能一夜之间长成参天大

树,绽放绚丽的花朵。然而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它需要经历风吹雨打,在阳光雨露中慢慢汲取养分,一点一点将微小的希望扎成深厚的根系。那些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经历过的欢笑与泪水,都如同无声的春雨,悄然滋润着生命的土壤,滋养着那些看不见的成长。直到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我们蓦然回首,才发现自己早已枝繁叶茂,拥有了抵御人生风雨的坚韧力量。

墙上的绿色仍在悄然蔓延,一点一点地向上生长。春意渐浓。这浓郁的春色不是骤然降临的,而是一寸寸地加深,一天天地累积。今日比昨日更添一分绿意,明日又将比今日再添一分,待积蓄足够,夏天便悄然而至。那时的绿,已不再是春日的嫩绿,而是盛夏浓郁的绿。夏绿厚重,厚重得几乎要凝固;春绿却清透,清透得能看清叶脉的纹路,望见汁液的流淌,窥见生命本真的模样。

屋外院子里,不知何时冒出一茎新的细草,嫩生生的,绿油油的,顶着两片小巧的叶片。它也在默默地、一寸寸地生长着。春绿仍在加深,按照它自己的节奏,不疾不徐,却永不停歇。恰似时光流转,恰如生命本身。



文艺副刊  
(第 657 期)